

刊叢藝文年青

行飛國祖為

雷朱

行刊局書明光



爲祖國飛行（獨幕劇）

朱雷作

目次

來函代序.....	顧仲彝先生	一
爲祖國飛行.....		一
黑死病.....		三
聖誕之夜.....		四
後記.....		六

{ 1 }

新2347

代序

朱雷同學：

去年學期終了時由張名揚同學送來你的獨幕劇集，要我替你做一篇序，我立刻就答應了，滿以為寒假內比較空暇，一定可以替你寫好，那知道事實上寒假期間反比平時忙，一擱擱到現在，非常抱歉！

你的三個獨幕劇我都細細看過了。三個戲具有三種不同的風格：爲祖國飛行是一個悲壯的愛國戲，黑死病是個滑稽戲，聖誕之夜是悲劇。結構非常靈活，題材非常富於戲劇性；在青年作家的劇作中是不可多得的好戲。希望你好好努力，前途是無可限量的。

文藝創作中以戲劇爲最難，因爲好戲的條件比小說詩歌要多許多，戲的題材

要新穎，結構要緊湊，人物描寫要清晰，對話要流利逼真，缺一不可。你的三個戲雖然簡單，但都能含有上開條件，我相信演出時一定能收到很好效果。希望你在這劇本貧乏的現在，多多努力研究戲劇，多多創作！祝你進步！

顧仲彝

MG
I 234
11

為祖國飛行

(獨幕國防劇)

〔人〕

薩克上校 (西班牙空軍名宿五十餘歲)

卡爾魯易 (薩克幼子, 上尉, 二十歲)

莉 娜 (魯易未婚妻, 看護女)

華多上將 (前線駐防區司令, 五十餘歲)

無線電收發員

傳令兵甲、乙、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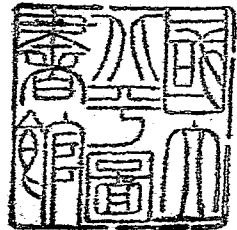
門衛甲、乙

〔地〕

西班牙斐格拉斯城

〔時〕

一九三九年一月



3 1773 2980 6

〔景〕 薩克上校別墅，以地點關係，暫改爲前線防區司令營，舞台面是一間幽靜的起居室，硬被加上幾幅軍事地圖，靠台口置放書案，許多文件和電話機重疊放着，台中有一只與書桌並行的小桌，安放無線電機件，靠內爲壁爐，藥架等物，必須有三個照片分開掛着，一個在壁爐上，點着一枝白色的蠟燭，正中爲通到外面的門，由門衛把守，左邊是通司令辦公室的門。

〔幕〕 時間在天亮後不久，無線電員靜坐在小桌旁接收報告，莉娜穿着白衣，在整理藥物，薩克上校在桌旁來回踱着，他非常焦急不安，過一分鐘加重一磅似的，制服穿得很凌亂，白髮蓬了滿頭，遠處有些砲聲傳來。

無線電員 X. C. O. Y. 第十一區隊部，上將有令，請羅加侖將軍繼續抵抗 X. C. O. Y. 第十一區隊部……（他重複念着，聲音沉重而緩慢，很久纔取掉耳機）將軍，始終沒有半句答覆，至少有二個鐘點了。

薩克（揮手叫他繼續下去，他思想得很深）昨天晚上我跟羅加侖最後通話那時

候炮聲非常緊急，他還瞞住我說不要緊，損傷很小……恐怕，惡運已經像烏鴉樣，蓋滿這一隊的旗上了。

莉娜 爸爸！你安靜一點吧！整整的三天沒有睡過……爸爸！你要不要咖啡？

薩克 莉娜！我很憂慮，這當然是逃不了的危機。三天前緊張的時候，敵方的軍隊像山崩水潰的追擊下來，佔住第一線所有的炮位，在我們一邊，只有羅加偌這孩子率領的一部，能夠防止敵衆前進……你瞧，（指桌上圖）這是底格斯河邊的盆地。這是河流，這裏他們展開猛烈的戰鬥，結果在河套的右方給敵軍全部包圍了。這是水閘，敵軍利用它閘住上流的河水，把下流抽乾，用新式的排炮放在河上射擊。

莉娜 爸爸！我們可以把飛機炸去水閘，給上流的水衝了下來，不是他們就得救嗎？

薩克 （苦笑）孩子！誰都這樣想過，誰都不能冒這樣危險的，你知道司令總部搬

在這裏，機械區部搬在這裏，連西政府最重要的軍火，都搬在後邊飛機庫內，假

如這裏有一個飛機上升，給敵軍的偵察線發現，會全部給他們炸掉的。你聽，在天空飛的就是挺有名的轟炸機，還沒有找到轟炸的目標呢！

莉娜 魯易昨天跟我說，他一定要趕掉那些飛機！

薩克 少說胡話！你知道這裏有幾架飛機，夠得上跟他們拼嗎？

莉娜 法西斯都是那些怕死鬼，反正他們繞了一圈，早回去交差了，上一次不是給

魯易一架飛機，趕掉了三架嗎？

薩克 這孩子鋒芒太露，總是一個危機。莉娜！在過去歐戰的時候，我的心事也跟魯

易一樣，駐在法國前線，整天看到炸彈，死亡，我自己也整天轟炸，戰鬥，生和死只

有我個人的命運，現在，你知道……（他邊說邊咳嗽，莉娜給他扶在椅上）

（魯易忽忽奔上，經過許多忍耐而突然爆發似地找他父親）

魯易 爸爸！我一定要你答應，你聽，到現在沒有回報。

薩克 （冷淡地）給他倒一些咖啡，莉娜！

魯易 爸爸！你換一個誠意的態度好不好？我要去！我把自己的成績保證。

薩克 魯易！你要求什麼事？

魯易 （大聲地）飛機！爸爸！你難道坐視自己的孩子給炮火炸掉，沒有反抗，沒有代價！（軟弱地）爸爸！我決不拿哥哥的情感來要挾你，可是，政府已經很少這樣的人才，決不能白白的犧牲了。

薩克 我也會把重複的話回答你，這裏是我的家，是政府一個祕密的軍部，旁邊有價值幾百萬的飛行庫，前線的糧食，子彈，飛機，都靠着這裏接濟的。

魯易 爸爸！我沒有跟你談這些。

薩克 我不是叮嚀你多少次數，在我們頭上敵軍的偵察機整天在徘徊，你忘了昨天跟這裏三百碼遠的平格勒村子，給他們全部炸毀，今天聖路易街的教堂，也逃不了這厄運……你的飛機，能不能在這裏上升，保證這裏平安無事嗎？

魯易 會的，爸爸！我會徽幸的飛起……

薩克 微幸並不是你聰明的答覆，你詳細地想一下再說……過去我也相信命運，覺到許多不在意料的危險不會來的，譬如你母親，在歐戰的末年參加志願服務，整天為傷兵看護，把睡眠的時候都省掉。一直到她自己不能支撐的時候，她還相信命運，她相信她不會死，為着人類的痛苦生活下去。可是，要來的時候總會來的，上帝不會把創造和平的子女留給世界……（他說着便徐徐走近窗前，向遠處望着）看窗外一片紅光，那一處美滿的家庭又殘遭毀滅了。法西斯的魔手存在一天，世界將永無安寧。

莉娜 （指點窗外）爸爸！那裏是魯納亞的村子，昨天我還跟路易的媽媽做彌薩呢？

（魯易靜聽他父親繼續的談話，心事起落，時時不經意顯露，他瞥見父親面向窗外，一個冒險的念頭占住他，他堅決地走近台旁，拿起筆，在起飛證上簽了個字，他神經顫動很利害，時時回頭去看他父親，剛把證書撕下，司令華多由右

傍門上他急忙改成個立正姿勢，把證書塞入口袋裏。

魯易 早安！司令！

華多 早安！（回頭對薩克）早安，薩克將軍。

薩克 （回頭）早安！司令。

（魯易徐徐溜下，在門口站了站，出去了。）

華多 消息很壞吧？

薩克 很壞，司令！（同時坐下）

華多 薩克將軍，我非常對你抱歉，可是，除掉羅加倍率領的一部，就沒有軍隊擋得住河口的。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現在只等後方的輜重車開來，把這裏的東西運走，你可以發令把水閘炸掉，靠正義的面上，十一區隊也許會接到退守的命令的。

薩克 是的，司令！

華多 昨天晚上，魯易那孩子來見我，要我放棄恐怖的念頭，讓他去試試命運，鬧了半天，給我一頓罵了出去。

薩克 他罵過我自私，恐怕弄壞名譽，你看，他說我不動就激了我一下，哈哈！

華多 （跟着笑）呵！莉娜，你應該規勸他，他是你的愛人，有的時候你應該用母親的情感去壓制他纔對。

（莉娜含羞地回過身去）

薩克 莉娜！你給司令倒一些咖啡。

華多 （喝了一口）兩年來的戰爭，給了我多少不能磨滅的印象……可是跟沒有理性的豺狼妥協，和平不會保留到多少時候的。

薩克 我全知道，司令！對自己孩子的命運，我決不後悔。

華多 將軍！我所有的憂慮和你一樣，你知道，十一區隊也是西政府最後的精銳了，

……能夠挨上今天，戰事或者有挽回的希望。

(傳令兵上)

兵 司令電話。(華多隨之下)

薩克 魯易什麼時候走了?

莉娜 司令來的時候就走了。

薩克 這孩子，總不肯聽話。

無線電員 (突然驚異地喊起來) X. C. O. Y, X. C. O. Y, 將軍有回電…… X.

C. O. Y.

薩克 快快什麼? (他跑近台旁) 快問，是那兒?

無線電員 是的，防空司令部……第十一區隊……水閘炸斷是黃色的飛機，是的

……你是不是羅加傑將軍?

薩克 (突然奔向辦公桌) 天! 這孩子犯了死罪了。(提起電話) 接飛行庫，噲! 誰

飛了上去？魯易什麼？是我的簽字證書？

無線電員 你說什麼？羅加侖將軍已經死了？

薩克 (擲下聽筒) 誰誰死了？

無線電員 是的，是的…… (聽了一回壯嚴地站起) 將軍的二位公子，在昨天晚上

上壯烈殉國，軍士把屍首收拾了，葬在盆地上，現在河口已給一個黃色的飛機

炸斷，水流奔潰，向敵軍正方沖去，十一區隊乘勢推進，準備和正面的敵軍決一

死戰。

薩克 (由極度打擊而徐趨軟弱) 把電波移轉，發令叫魯易幹快回來。

無線電員 X. C. O. Y, 魯易將軍，上校有令，趕快把飛機飛回…… (重複一遍)

薩克 孩子！你們跟着媽也好，反正遲早一樣，只是對於你們的責任，我感到慚愧！

(屋頂上有飛機颯過聲音，室內非常沉默，只有莉娜在輕輕啜泣，薩克走近壁爐，把妻子照片下的白燭移在中間的羅加侖照片下，慈祥地望一回，魯易自外

門上。作空軍裝束，體態疲乏，滿面風塵，頑皮地望着他父親。

薩克 孩子，願你們看到我引領的燭光，找到母親。（他回到辦公桌旁，魯易輕輕跟

上來）

魯易 （走近薩克）爸爸！

薩克 （呆立不動）……

魯易 爸爸！

薩克 （頹唐地）把帽子拿掉，魯易！你的手槍也放在台上。

魯易 是的。

薩克 魯易！你犯了軍法。

魯易 是的，（立正）將軍！

薩克 國家的法律只有一條，魯易！

魯易 將軍！我沒有請求寬恕，我樂意死！

薩克 一切的結果你都想到？

魯易 是的，將軍！

薩克 你沒有記得有一個年老的爸爸，在二十年前替祖國掙了好多光榮，現在給你全部破壞。

魯易 是的，將軍！

薩克 沒有其他的話吧？（用筆簽了一張字）

魯易 是的。

薩克 很樂意死？

魯易 沒有疑問。

薩克 ……

魯易 將軍，我樂意死！除掉跟年老的爸爸（他回頭瞧瞧莉娜）未婚的妻子致歉以外，我決不後悔！將軍，我想到方纔飛機上升的時候，在底格斯河邊看到自己

的軍隊，他們給我揮手，大聲的歡呼，那一刻偉大的場面，更堅定我轟炸的決心，我忘了一切，把飛機直豎向下，描準閘住的河灘，把所有的炸彈放落。（略憩一會，無限回味地）在二次打轉的時候，河灘早給炸掉了，截住在上流的河水，像天崩地裂地倒下，感謝上帝，看到專事破壞和平的魔手毀滅，是我二十多年來僅有的快事，將軍，我相信哥哥已全都得救了。

薩克 得救孩子……（壯重地）這一刻得到前線的報告，十一區隊死亡殆盡，你的兩個哥哥也在昨夜壯烈戰死！全隊恐怕不會再走向祖國，看到明天的太陽了。

魯易 （強烈戰抖）將軍！這不是騙我？

薩克 拿我的鮮血賭誓。

魯易 哥哥！（倒下，莉娜急忙扶住）

薩克 可憐的孩子，現在可以了，你的懷願，陪你哥哥走吧！衛兵！

門衛 (無力地) 有!

薩克 帶他出去, 這是手槍。

魯易 好將軍! 可是…… (爆發地) 我不能死! 我不能。 (掙扎) 我決不怕死, 可是,

這報應太慘酷了, 我還有用, 我要以牙還牙, 我不能放棄死, 我不能耗費祖國的

一 棵子彈, 將軍! 答應我……

薩克 衛兵! 挾了他出去。

魯易 (絕望和軟弱地) 將軍! 你可別忘了這是你最後的一個了。

(薩克深被此話中傷, 他顫動得很利害, 輕輕摔落在坐椅上)

(大隊飛機聲自幕後起, 自遠漸近, 薩克突躍而起, 面色駭白, 全台空氣極度

緊張, 恍如大禍卒至)

(司令華多上, 臉色極忿怒)

華多 (嚴峻地) 將軍! 誰闖了這場大禍?

薩克 (望着台前不動) 是……

華多 誰的命令? 誰發了這個命令? 我不是再三跟你解釋, 這是逃不了的大禍。

薩克 司令! 是我的命令, (全場一震)

華多 (忿極, 幾至揮拳出之, 慢慢軟弱下來, 把右手敲在他肩上) 很壞! 將軍!

薩克 我知道, 司令!

(幕後飛機聲羣至, 機關槍和炸彈聲並起, 屋宇振動)

華多 (苦笑) 將軍! 國家不能因為你兒子的關係, 葬送他的前程, 現在萬死也是

慚愧。

魯易 將軍! 你用不到隱瞞……

薩克 (斬釘斷鐵地) 閉口!

華多 為尊重祖國起見, 把最高級的勳章拿下, 將軍!

薩克 (猛然一振, 下意識地扶住他制服) 不能! 司令!

華多 拿下，將軍！

薩克 (慘痛地) 不能！司令！這是我最後一個要求……在大戰告終，領到這高級的勳章以後，就由我妻子親手扣上，爲紀念她服務勞瘁而死，這蒼茫的二十年來，從沒有把它拿掉，如今，那鐵的扣針，早把這勳章和制服銹住了，拿下他像掀開我的舊創一樣……

華多 (突然揪住他勳章，猛力拔下) 將軍！對你過去的功勳我還保持尊重，你自己找路走吧！(把手槍拋在他面前，大步而下)

(薩克遭受這許多打擊以後，還強自把身體站直來，把瞧在地上的眼光徐徐移開，外面飛機聲極大，機槍與炸彈爆裂的聲音同時滲入，魯易可憐地望着他父親，突然他無可忍耐地把他抱住了)

魯易 爸爸！

薩克 (突變慈祥地抱住他) 孩子！

魯易 (放手) 爸爸! 我現在知道把事情做錯了。

薩克 (失神地) 你哥哥死得很光榮, 你必須想法彌補纔好。

魯易 不爸爸! 現在我決定死, 把手槍交給我吧!

薩克 差不了多少的, 孩子, 等一下再說。

魯易 爸爸! 答應我。

薩克 魯易, 現在總是我們二個, 你別慌, 慢慢地……你看, 這一刻又好像在我們家裏一樣, 孩子, 你母親的照下不是每天都點上一枝白燭嗎? 以後可別忘了, 也算給你安睡在天國的母親一些光亮, 一些祝福, 從很小的時候, 你是她最鍾愛的
一個……孩子, 你媽是非常體貼和慈祥的女人, 在歐戰中間, 她整日為祖國服務, 救活了不少傷兵, 自己終以積勞病死, 當她的眼睛還能夠看清楚我, 她似乎知道十多年的甜蜜生活給戰爭打碎了, 她一直沒有放開我的手, 叮囑我當心你們三個, 慢慢地撫育成長, 來繼續她沒有走完的路, 孩子, 對你們三個的責任,

我可以告一段落了。

(在薩克一段長的獨白裏，後台只有飛機找尋目標的聲音繼續響着)

莉娜

(痛哭失聲) 爸爸! (外起轟炸聲)

魯易

爸爸! 你別傷心，我去了以後，還有莉娜陪着你，你只當我們活着一樣，外邊轟

炸的利害，讓我跟哥哥一起走吧! (過去拿槍)

莉娜

(猛然將他抱住) 不能魯易!

薩克

魯易! 你安慰她一下! 時間快到了。(這決定犧牲的老人望着他們緊抱的一

對，露出無限慈情，但他只留戀地望了一刻，把台上的兩柄手槍放入口袋，把魯

易的飛行帽也帶着，又顫動地望一回照片，輕輕出去了)

魯易

莉娜! 莉娜! 聽我的話，忘了我……

莉娜

…… (她早在他懷裏暈去了)

魯易

莉娜! (他吃驚地扶上沙發，在桌上倒一些酒，這時在屋子附近已被轟炸很

利害，壁上時時有東西掉下來，幕後突有飛機上升聲。

(司令華多上)

華多 誰又飛了上去？

魯易

(覺悟地喊出) 爸爸！(酒杯落地) 爸爸！

華多 (提起電話) 接飛機場，誰薩克將軍！(他頹唐地摔入坐椅，呆坐不動，幕後

機槍聲極大，衛兵甲上)

衛甲 報告！薩克將軍駕機上升，在上空和敵機一十五架，發生遭遇戰爭。(下)

(衛兵乙上)

衛乙 報告！薩克將軍擊下敵機二架，墮地起火。(下，莉娜自椅上醒轉)

(衛兵丙上)

衛丙 報告！薩克將軍擊下敵機三架。

(外面聲音嘈雜，士兵高呼萬歲，台上空氣在極度緊張中，幕後機槍更急，衛

兵甲伏身趨入)

衛甲 報告! 薩克將軍擊落敵機五架, 來襲敵機, 全部狼狽潰退! (下)

魯易 (驚極) 莉娜……

(機槍聲較低, 飛機聲更低, 旋起落激戰正高, 遂進行但似乎在漸漸遠, 突然只剩一架飛機急速飛繞聲, 和幾聲機槍, 終乃墜地, 一剎便歸沉寂, 舞台上大眾恐慌地望着門口, 約十秒鐘, 外面起徐疾的鐘聲, 似乎是一個惡兆, 報告誰都想, 到無可徵幸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鐘聲一下一下的打着, 四周寂靜, 衛兵乙上, 臉色慘淡)

衛兵 報告! (全體同時起立) 薩克將軍, 機身起火, 墮地陣亡! (在鐘聲裏, 眾人嚴肅地把帽子脫下, 魯易再倒入坐椅, 莉娜把身子背了過去, 衛兵也擦着淚走開)

華多 (傷感而大聲地) 在浩廣寬大的西班牙山河上, 你一冥英靈長存, 祖國的山河將永遠爲你的鮮血燦爛! 魯易! (他自椅上立起) 把你父親的勳章扣上,

挺起胸脯來，把悲哀的姿勢去掉！因爲他死，他沒有放棄了責任……記着，（他拿下自己的勳章）當他的屍身運回這裏來的時候，把我的一個給他扣上，聊表我二十幾年來同袍的情意……（他自己也嗚咽得說不下去了）雖然，爲法律的緣故，我沒有願諒最知心的朋友，答應他最後一個要求。（下）

（魯易空虛地抬起頭來，他注視着手中發亮的勳章，徐徐走進裏面去，莉娜跟着他，他走得很慢，淚水流滿雙頰，把羅加倍照下的燭火搗起來，再放到他父親照下去，外面奏軍樂，門衛托槍致敬，舞台徐黑，引起一個大眾追悼的歌聲，自遠而至，魯易跪倒在他父親的照下，失神的望着，四個兵士把一個西班牙國旗掩着的抬牀抬上舞台的時候，幕已經垂下來了。）

——幕——

黑死病

(獨幕趣劇)

〔人〕

父 六十歲

母 五十歲

子 二十歲

未婚妻 二十歲

友 甲、乙、丙、丁 (第二場丙、丁扮演巡捕、醫生)

第一場

〔景〕 上等人家，靠內須設一牀，還有一個檯子和兩個門也不能少。

〔時〕 秋末，黃昏。

【暮】 母親在趕夜課念佛，父親抽着旱煙，兒子躁急的踱着。

子 爸爸……

父 住口！我送你上學校是叫你念書，人家念了書賺錢回來，你他媽的回來就釘住你老子捐錢，什麼難民捐，寒衣捐，呸！

子 爸爸，人家都知道你有錢，回頭你一個子兒不捐，我可真給同學罵死！爸爸！你瞧瞧報上，這許多人凍死，餓死……

父 你老子一包花生米吃五頓早飯，別的話免開尊口。

母 阿彌陀佛，好歹給他一些算了吧！

父 你爲什麼不給？

母 老不死的，我那裏來的錢呵？

父 你積了不少私房，也該用啦！孩子，跟你母親要去。

母 阿彌陀佛，天殺的，我幾時積過私房，我給你拚了，你說，喔！我好命苦喔！天哪！（哭）

着站起來想走，一抽手帕，撲一個雞蛋吊下來，跌碎了。）

父 瞧！今天的雞蛋又乘早給你偷掉，回頭躲在房裏喫油炒蛋！你賴得了嗎？前天晚

上我親眼目睹的，孩子，你問你娘，我說：「老婆子！你念佛吃素的，那裏來的蛋香呵？」你知道她怎麼說：「什麼蛋香，那是菩薩放的屁臭呵！」真他媽的活見鬼！

母 都是你，你這老鬼，你每天喫炒蛋，牛奶，每天要殺掉一個雞子，這是我給菩薩做

的好事，你把我一嚇，（頓一下）雞蛋就怒了命，一頭撞死啦！天那！（急步下）

子 （長嘆）唉！

（父親趕忙把旱煙筒裏吸着的煙吊出藏在火柴盒裏對跌碎的雞蛋端詳

一下，用煙筒湊上去吸起來。）

子 爸爸！這算什麼？

父 這……這叫做「煤氣管油煎胡椒蛋！」

（同學甲、乙、丙、丁上）

甲 老伯晚上好!

父 (窘住了) 好好好! 真是……請坐。

甲 我們傍晚打擾府上, 真感到慚愧, 素知老伯是熱心的善士, 所以……

父 你們是……?

乙 是令郎的同學, 到這裏來跟老伯商量一些捐款。

父 我實在很窮, 自己還穿去年的破褂子。那裏來的捐錢?

甲 老伯不用推諉, 誰不知道你是頂有錢的人!

子 爸爸! 爲什麼你老是裝窮?

父 (看出形勢不利) 各位我忘記告訴你們一件事, 這裏我已經收拾好開了旅館, 這是頭號的房間, 每五分鐘大洋八毛九分五, 各位有興不妨請多坐一會, 停會算帳的時候, 一定特別優待, 照碼九折。回頭見! (下)

衆 (望着他背影同聲一嘆) 唉!

甲 (向子) 老李! 你不能這樣待下去呀! 你跟你媽商量過沒有?
子 媽剛好半斤八兩。

乙 老李! 現在只剩一條路了。

子 你是說昨天晚上商議的那太胡鬧了。

乙 反正他倆又沒有多少智識, 哄他們一下再說。

甲 對! 一定幹一下再說, 老李! 你得瞧瞧難民的份上, 犧牲一下吧!

衆 對! (五人來同耳語, 微笑)

甲 老王! 你最得當心。

丙 瞧我的。

乙 我們就走……老李, 停一會九點鐘的時候我在後門等你, 我們還得佈置一下, 別忘了。

子 好的。

——幕——

第二場

〔景〕 同前

〔時〕 翌日清晨

〔幕〕 兒子死在牀上，面目發黑，直僵僵的睡着，離牀二步放了一個抬子，已經用繩子把牀和抬子的周圍圍起來。父親和母親泣不成聲，朋友甲、乙愁容滿面的站着。

甲 今天早上，早約定和他去募捐的，就趕來叫他，他沒有回答，我知道出了毛病，趕緊來招呼你們，你瞧他死得口眼不閉，叫我做朋友的……（嗚咽得說不下去了）

乙 他死得這樣快，而且屍首的周圍腥臭難聞，很像黑死病，所以，我用繩子把他圍住，讓你們不要走近他的牀邊。

母父 (愛子心切，泣不成聲) 天哪！你叫我們今後靠誰來活命…… (蹣脚)

甲 噢！那兒有一張紙。

乙 (湊上來) 什麼紙？

甲 (過去拿着) 喔！是遺囑，天……天！他是自殺的，(一個僕人必須在這時上台，手捧一盤，放着白燭香爐，素餅等供物，在桌上擺齊了，這僕人隨便什麼人可串一下的，因為他繞一個圈子就下去了)

父 自殺？他為什麼要自殺，他要跟趙家的小姐訂婚，我早給他訂婚了，他要買什麼東西，我都給他買了，為什麼要自殺……

甲 老伯！請鎮靜一下，這遺囑是給你的。

父 給我？我心都碎了，你代我讀一下吧！

甲 「爸爸！」(對他望一下)「我幾次跟你捐錢，老是不肯，所以我自殺了。」

父 天知道……

母（跳起來）老不死的，我知道是你害了，你……（扭打）

甲（替他倆斥開）別鬧！聽我唸下去。「昨天晚上，越想越恨，忽然看見二個老鼠，就把它捉住，整個喫了下去。」喔！死了，死了，他喫了老鼠，所以死的混身變黑，這怎麼得了，他染了黑死病，這病是容易傳染的。

乙再念下去呵！

甲「結果喫剩二根老鼠的尾巴，放在枕旁，留作紀念！」

乙（視死者枕旁）喔！二根老鼠的尾巴。

父（痛哭）狠心的孩子呵！

甲老伯！我看哭也沒有用，還是趕早把他收殮吧！

父我全沒有主張啦！天哪！我只有這個孩子……我完了。

甲你們別哭，剛好老張是殯儀館的小開，他會給你幫忙的，老張！你打個電話去吧！
乙慢着，我們殯儀館的規矩，要算了錢再接人的，李兄和我是同學，當然表示優待，

照碼九折。

父 那也好，你跟我來算吧！

母 嗚……狠心的孩子呵！（哭着和他們同下）

（朋友甲稍稍站一下，趕忙走到牀前）

甲 老李，你怎麼啦？

子 （從牀上躍起）還好，就是悶的透不上氣來。

甲 再等一回會兒就夠，怎麼老王他們還不來？

子 你別走開，弄穿了可糟糕。

甲 不要緊，唔還有，你要什麼東西或者不舒服的時候，你只要把藏在被裏的電鈴按一下，這鈴通在門的背後，我們聽到鈴響，就想法把閑人趕走，給你弄妥當。

（友乙匆忙的奔上）

乙 糟糕，老李，你的未婚妻張小姐來了。

子 (窘急) 那怎麼得了, 她擔不過驚駭的。

甲 (窘急) 他媽的這時候還顧得了人家死活呵? 快躺下去, 快!

子 你簡直要我命, 我不能, 我……

乙 就來了, 你躺下去呀! (外起哭聲)

甲 老李! 看在難民份上, 什麼事都得幹一下, 你冷靜一點就得啦! (父母、張小姐同

上)

母 苦命的孩子, 你的媳婦瞧你來了。

(這位老李的未婚妻神態失常, 有些瘋了)

妻 (痛極) 親愛的, (撲過去, 給繩子擋住, 給友甲拉住)

甲 張小姐! 這不是哭的地方, 你不能過去, 這病是非常危險的。

妻 是的, 可是我不怕, 他既然狠心的拋下我去死, 我也會跟着他死的, 親愛的, 你放

心, 我決不會一個人活着……

乙 張小姐！你別太傷心了，你哭我也……嗚……

妻 親愛的，昨天你還是活活的站着，誰想到你……難道說你竟忘記我了？

甲 是的，你竟忍心拋下最知心的朋友……嗚……

妻 完了，什麼都完了，你回答我，你回答我呵！假如你的靈魂沒有走開，你看到我這樣傷心，你一定會後悔的，親愛的……是的，我相信你靈魂在這兒的，你瞧我哭得傷心，你怎麼也會淌下眼淚來了？你一定後悔了……你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一個美麗，溫柔的春天，可是，從今以後，春天會一個跟着一個來的，你不會再見着我了。

（鈴聲大振，一直響着不停，這二個傢伙急的團團團轉）

甲 （坐立不安地）各位！依照醫書上講，黑死病是一個非常容易傳染的毛病，任何人在死者面前站滿五分鐘的。現在已經超過四分半鐘，請你們暫時出去，等二分鐘再來。

乙 那末我們呢？

甲 我們不是抹過藥水嗎？多站一會兒不要緊。

(父母、妻下，友甲急忙跑到牀前)

甲 (焦急地) 你怎麼啦？老李！

子 (放聲大哭，坐起來) 我……我……你知道我多愛她，她……她哭着我就心疼，她哭一下我就心痛二下，你們這樣狠心，我可受不了。

甲 活見鬼！事情快到成功的時候，你再放棄，可真給人家罵死。快躺下去，忍一下就得，怎麼他們還不來？

子 我又疼又餓，早飯沒有吃，你牀檯上有什麼好吃的，拿給我一些吧！

甲 你不要下來，我來拿給你，是素餅，要吧？

(子取食未竟，父母、妻同上，急忙躺下)

妻 親愛的，你畢竟拋下我死了，你叫我以後的日子寂寞地過去，你真太狠心啦！

(不哭了)怎麼他的嘴裏高高的豎着一塊素餅?

乙 這……這……

甲 這是我放上去的,我聽得人家說過,要測驗一個死去的病人是不是黑死病,只要把一些食物放在他嘴裏,停二分鐘拿來瞧瞧,假如在嘴吧底下的一段沒有,那就證據確實。

妻 請你拿下來瞧瞧。

甲 (拿下)沒有了,那一定是黑死病!

(醫生和巡捕突上)

醫 黑死病爲什麼不來報告?

父 你們是誰?……他不是黑死病。

醫 我們是衛生調查處的特派醫士,聽說你們這裏死了人,死得離奇古怪,所以趕來看一下。

母 你們來驗屍的胡說！我孩子自己死的，用不着看。

醫 自己死的當然最好，可是看總得看一下。

父 用不着看，你們……（攔住他）

巡 放手！遲一下送你們上巡捕房去。

醫 你們不要發急，我是美國留學的疫病專家，（他得意的將自己的小鬍子，但一不留神把小鬍子捋下來了，朋友甲趕忙把其他人物的視線遮斷，讓他再裝上去）所以……所以……你們儘管放心，給我看一下就是。

（他走近屍首，查驗各處，手徐徐抖起來，抖得把提着的皮包都掉在地上）

醫 （指着父親破口大罵）你這混蛋！家裏頭出了這樣大的亂子，還瞞着不肯說，

你知道這裏幾百萬的市民都有生命危險嗎？大膽的東西，呵……呵……呵……！

（一個大大的噴嚏，把鬍子又衝去，他趕忙在地上找，但套着個老光眼鏡的緣故，再也找不到，又趕忙掏出手帕，把鼻子掩着）噫！這樣臭，明明是黑死病，這老

鼠的尾巴，喔！還有一個老鼠的耳朵。

父（軟弱的）先生！請你想個辦法埋了吧！

醫（掩着鼻子）胡說！我們立刻用電話通知捕房，把這一所房屋全部火燒。

母父（同聲）火燒？

醫是的，你們也得離開這裏，這地方太危險了。

父（差不多跪下來了）先生！你做做好事，想個法子，我兒子丟了，這所房子得留下的。

醫那難極了，很難辦到。

衆人（同聲）先生！你想法子，看有什麼方法沒有？

醫（沉思）法子法子倒來的很巧，就是很難辦到。

父什麼法子？

醫前天晚上，衛生局打美國運來一架最新式的熱電光機，假如放在這裏試一下，

那非但所有的細菌可以殺滅，你的孩子也有復活的希望呢？

妻（狂喜）真的？！

醫 你不信可以立刻去運來，只是這一筆裝置費你可負擔？

父 多少？先生！

醫 最少一萬元。

母 父 一萬元？

醫 要做就快，不做我們立刻就走。

父（混身戰抖）假如不要……

甲 你的房子燒掉，你的兒子骨頭都沒有。

父 假如要了……

乙 你的房子保存，兒子復活。

父 老婆子！你瞧要了吧！

母 要了吧！我們以後省一點就得啦！

父 我答應啦！

醫 把支票簽來。

（父親正抖着手簽字，鈴又響起來。）

父 那兒鈴響？

甲 你少管閑事，快把字簽了。

（逼住他簽好字，大衆鬆了一口氣。）

甲 現在各位又站滿五分鐘了，請再出去一下。

父 （哭）一萬元，多大，多大的數目呵！我的家產去掉十五分之一啦！

（父母妻下）

乙 你怎麼啦？

子 （跳起來）你們這些東西，這樣狠心，一萬元可害他足夠哭一個月呢？

醫 (放掉手帕) 皇天有眼,大功告成了。

巡 他媽的,弄了半天險,我肚子可餓啦!這素餅煎的噴香,唔還有……

(醫生手快,把素餅搶去了)

子 (奔上來) 我也餓了,給我……

(三個人奪起來,醫生拚命把唾沫噴在素餅上,衆人哄笑,張小姐突然出現了,她該叫一聲,沒命奔走了,但衆人爲笑聲所掩,沒有瞧見她。)

乙 一萬元,加上他方纔給我的殮殮費四百九十九元九毛九分,這許多錢捐上難民收容所去也夠光榮了。

(父母,妻同上,衆人狼狽奔逃。)

——幕——

聖誕之夜

(獨幕悲劇)

現在，舞台的幕是展開了

像是一間年久失修的房屋，充滿陰森和恐怖，這屋子裏只剩着一點點給半個黑影遮掩的燭光。黑影內向坐着，愈顯得房間分外的暗，他像在寫什麼，想什麼。穿着寬大的黑衣，間或有些疲勞的咳嗽，接着，門響了，很有規矩的敲了三下，是一個宏壯的男人聲音，像笑着對另一個人說什麼話，台上的黑影迅速站起來，把燭火吹滅，像魔鬼似的打開右邊的窗子爬出去，所以，當二個人走進房間開亮電燈以後，台上沒有其他的人，是一間窮作家的臥室，書架、椅子、書桌和一個牀，牀上放一個鋪蓋。

進來的二個很年青，一個是率直和快樂的青年，他沒有因為穿着破西裝的緣故而減少風姿，另一個是很美麗的女郎，她的眼睛竟那樣甜，那樣溫柔，像深夜的星

子似的，她穿得很美麗，帶來一些花和一些糖菓。

女郎的名字是星薇，男的是大魯。

大魯（接着門外所講的話）我就怪神氣地擺出架子，我說「掌櫃的，從今天起咱們可紅啦！假如你再一天到晚的逼着還債，那孫子養的再上你酒店去賒帳。」

星薇（心不在言地）「嗯！」

大魯（接着我就抓了一把鈔票，向他臉上用力地一灑，那傢伙把舌頭都駭大了。

（學着大舌頭）「魯……魯先生，那兒來……來的……」

星薇（她像在找什麼）「嗯！」

大魯（我說掌櫃的，你聽清楚，以後你再到我們大哥那兒去麻煩一下，可要你的命！）他發現他自己在屋子裏了）「唔！說了半天，老林不在家，他告訴我不會出去的。」

星薇（你知道，聖誕節的晚上，他準會出去買點兒東西的，喔！這一次聖誕帶給他的

禮物真太好了。

大魯 (走到右邊窗前) 你瞧! 戲院的門口這許多人擠着買票, 哈! 那傢伙爬上汽車的車頂上去了, 簡直像發瘋一樣……星薇! 說實話, 你這一個戲真是演得太成功了。

星薇 (嗚語地) 我成功了, 我成功了, 是的, 從今天起, 我的名字會深刻在每一個人的心上, 像報上所說的那樣, 「一代藝人,」 「一代明星,」 許多人擠倒我家裏的圍牆。要我簽字, 我自己像做夢一樣, 真像一個夢……前天, 不是還坐在這裏, 跟他背出劇本的末一幕嗎?

大魯 你成功了, 你瞧這許多人發瘋地買票, 喔! 嘩喇喇! 哈哈! 這戲院的老板可賠了本啦! 一塊挺大的玻璃給擠碎了!

星薇 (走上去把窗關了) 老是這樣的孩子氣, 你也夠高興了, 你不能靜一些罷!
大魯 靜媽的, 我可靜夠時候了, 這二年來沒有這樣痛快的事, 就是老林, 他也學會

女娘兒的脾氣，憂憂鬱鬱地，我告訴他再這樣忸了下去，就不叫他大哥叫他大姐啦。

星薇（傷感地）誰知道，誰知道他……大魯，你瞧他今天該高興一些罷！他眼看自己寫的劇本意外成功，人家把世界著名的名豪跟他比較……是的，他一定會高興的。

大魯 說實話，他寫這一個戲可不容易，老是深更半夜的爬起來寫，有的時候寫好一半，人就倒在桌上睡着了，星薇！假如你有點兒顧惜，你真該想一個辦法。

星薇 你叫我有什麼辦法想呢？爲了我，天天牛一樣的做工，寫劇本，寫文章，維持我的生活，我一見他憔悴的臉色，我就感到刀刺一樣的心痛，有的時候他會在半夜走到我的家裏來，輕輕的叫我：「星薇！瞧我送了什麼東西給你，你猜！」我恨他，老是不睬他，把手帕蓋了臉，假裝哭着，他纔悄悄的走啦！

大魯 你知道他多愛你呵！

星薇 沒有，他假如真的愛我，爲什麼把我的勸告老是丟開？我要他休息，要他睡着，他一天睡不了多少時候，就起來忙着做工，我瞧他一天天消瘦，一天天走到毀滅的路去，大魯！你叫我說什麼好呢？

大魯 還有呢，這幾夜咳的不能睡覺，就起來喝酒，喝了酒就冒着風出去，他說他悶的慌，悶得快炸裂似的，拉都拉不住他。

星薇 我不是幾次都交代你，要你當心嗎？

大魯 我？我有什麼用，回來就一頭睡着，直到天亮！

星薇 真是飯桶！

大魯 也還將就，可是我是二號的飯桶，你是頭號的。

星薇 你罵我？

大魯 是的，罵你，你知道，只有你的話他纔肯聽，假如你伴他一天，他一天不會起身，你不准他喝酒，他會把酒瓶碎了，星薇！我坦白地告訴你，他愛你，他不能沒有你，

你來，他像大海裏的孤舟見了光亮，你去，他恨他自己爲什麼活着，爲什麼活在

這灰黯的環境裏……星薇！你到底對他怎樣？

星薇 我……大魯我的一切都願意給他的。

大魯 那你爲什麼不痛快地告訴他，你愛他？

星薇 不能！大魯！你知道女孩兒有女孩兒的心事，她心裏愛着誰就不會直截爽快

的說了出來，只能慢慢地給對方發現，可是，他真有些兒怪，他從沒有明白地表

示過他的心事，叫我怎樣好說呢？

大魯 那要你放着膽去幹呵！

星薇 大魯！我要你幫忙。

大魯 這又有什麼忙好幫的？

星薇 停會他回來的時候，你就拉住他的手，你跟他道喜，把這一個指環給他，你說

我……真要命！你要我怎樣說纔好呢？

大魯（欣喜地）好極了，小姐！你用不着教，我全知道，就是停會他回來的時候，我就劈頭和他道喜，再把他的右手拉到你的面前，你好像就知道我不懷好意，趕快紅着臉躲開，再讓我慢慢地拉住你的左手，放在一起，就壯重地說明你愛他，把指環放在他的手裏，要他賭誓，永遠屬於你，永遠不許離開，永遠愛着！

星薇 啐！

大魯 哈哈！你可別臉紅，這樣的禮節再簡單爽快沒有，主婚人是我，證婚人是我，來賓也是我，喝采的也是我……

星薇 你少說一些兒好罷！

大魯 哈哈！說實話，我們大哥可真不該，他對你的柔情密意，老是當作一個女兒對爸爸的慈愛看待，這真叫別人氣死！

星薇 或者他有他的心事，不能給別人知道的……還有，大魯，你問他要那一個他的母親給他做紀念的金錶，給我收着，我不能讓他賴了。

大魯 天可憐見他的錶早就賣掉了。

星薇 賣掉了？這是他母親唯一的紀念品呀！

大魯 你可記得演到末一幕戲裏，有一套白羽綢裝吧？他執意要強調最後的效果，

就賣了錶換了這套綢裝的。

星薇 （痛心地位伏在桌上）大魯！爲什麼不乘早告訴我呢？

大魯 事情看多了，也不當一回事了。

星薇 你知道他賣在那兒？明天我想去和戲院的老板借幾個錢，給他買了回來可

惜我今天領的，都在買指環的時候化光了。

大魯 我去跟他打聽……呵！你不要靠的太緊，當心把桌上的照片摔下地去

星薇 （他抬頭見到自己的手快把一個照架推下地去了，就隨手扶正它）照片？

他和誰拍的那是誰？

大魯 （走上去）奇怪！他從來沒有這照片的，唔！是一個怪好看的姑娘！

星薇（木人似的倒在坐椅上）一個美麗的姑娘……他也從來沒有跟我說過

難道說……天！多可怕

大魯 不要胡想，這也許是他的親戚或者妹妹，你瞧，不是和他很像嗎？

星薇（幽黯地）我覺到怕，假如照他過去的行動推想，真太可怕了……聽！是他來了。

（一個人在門外的梯上走來，哼着小曲，門開了，是一個消瘦和善良的青年，穿着寬大的黑衣，背影有些熟悉，右手拿着酒瓶和食物的紙袋，行路疲乏無力，神態恍惚，帶着強烈的勉強性笑容，搖擺着走近他倆，他的名字是林莎。）

林莎 哈囉！你們都在這裏，什麼時候來的？

大魯（有些躊躇）好多時候了，你今天好像特別高興似的，唔！老林！恭喜你呵！

林莎（欣喜地）恭喜你？你知道我的事了罷！是真的星薇！你知道了沒有？

大魯（面面相覷地同聲回答）什麼事？
星薇

林莎 說來話長這裏有酒有幾年沒有有口的好菜咱們坐下來喝上一杯，我看你們真像自己的妹妹和兄弟一樣，哥哥有了快意的事情，你們也該連帶開心的。

大魯 我瞧你神態失常，你有什麼病罷！

林莎 好好的有什麼病？我問你，你瞧見了桌上的照片沒有？

星薇 瞧見了，那不是你嗎？和你一起的是誰？你從來沒有跟我們介紹過呀！

林莎 星薇！她跟你一樣美麗，一樣溫柔，這是遠在八年以前了，那時候我在北京大學念書，她是我的同學，我們從小就在一起，脾氣也怪合得上的，她爲着我犧牲了一個有錢的家庭，和家裏的人鬧翻了，結果就嫁了我……

大魯 （無可制止地跳起來）媽的你爲什麼不早說？

林莎 你聽我說完了再說……結婚以後，爲了生活，我就上南邊來找飯吃，把她遺留在北方，那裏想到戰爭一起，就把我們生生的隔斷了。

大魯 孫子纔要聽這些鬼話！

星薇（止住他）不！大魯！你別吵！聽他說！

林莎 星薇！你真該跟我高興，今天一早我知道你演出得到意外成功的消息，正喜歡得不得了，命運的轉變是跟着來的，她突然寫了封信給我，說她平安地脫險了，回到祖國，現在到了成都，叫我趕快回去，你瞧她的信！

大魯（一手抓過他掏出來的信，瞧了幾行，再望望掩着臉的星薇）星薇！她沒有答應他，他突然感到無可制住的憤怒，把信件一撕二段！媽的！她的信！

林莎 爲什麼要你撕了？

星薇（突然撲到大魯身上，沉痛地止住他）不！大魯這是命運！你快宣誓把我的話忘了，快讓我來教你！

林莎（過來拖開她，把大魯用力揪住）你們談着什麼事？你不許瞞我，快說！

星薇 沒有事！你相信我，我們說的話都是與你無關的，大魯！答應我（哄小孩似的）快說！你一定聽我話的。

大魯（他淌下眼淚來了）星薇！這樣也好，可是就苦了你自己。

星薇（含笑地）不！我早就丟開了，你瞧林哥一副奇怪的神氣，好像我們商量着要喫掉他似的。（顧林）你太疲倦了，你夠會吧。

大魯（仰天長嘆）唉！

林莎 我瞧你們有什麼嚴重的事吧？

星薇 有是有的，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瞧你老不長進，想介紹一個女朋友給你，誰知道你有了嫂子呢？林哥！我真該跟你道喜，我想嫂子一定好得不能再好的，你準備什麼時候去呢？

林莎 我想明天有船，明天就走，星薇！你成功了，我的心事也放下了。

大魯（拿起帽子）星薇！我走了。

星薇 慢一點！你到那兒去？

大魯 我去看看你的戲去，你恐怕就上演了，你和我一起走吧！

星薇 我想起一件東西來了，你把那一個指環給我，林哥！你不是說明天就要走嗎？

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的好，這一點東西煩你帶給嫂子，你應該收了吧！

林莎 不要太客氣了，星薇！我走了以後，你得加倍的努力，你的成功是不能預計的。

星薇 謝謝你！

（侍役推門進來）

侍役 薇小姐！你的戲就上演了，快些回去！

星薇 好的，林哥！下了裝我就來幫你整理行裝，回頭見吧！（她微笑着奔出去，到門

前時已不能制止傷心了，伏在門旋上哭起來。侍役給他開了門，一同下去。）

（大魯輕驚地瞧他一眼，也準備戴上帽走了，突然見他劇烈的抖着，似乎快

支撐不住，像心疾突發似的。）

大魯 （好奇地）老林！你怎麼啦！

林莎 （他盡力把自己站直，顫動地要求他）你慢走，我有很多的話和你說。

大魯 還有什麼話說，這機會是你自己失掉的。

林莎 大魯！星薇要你做了什麼事吧！

大魯 啊！就老實告訴你，讓你自己去想！她愛你，叫我在你進來的時候就強迫你承認。可是你這傢伙偏又撞了鬼，一進門就叨滔滔的背了一大套，連人家擋住你都來不及，你想她有多少傷心，整整的愛了你三年，等了你三年，老是藏在心裏不敢說，到今天好不容易纔要我說明，你他媽的給了她一頭冷水，給她要命的證據，給她失望，給她斷種絕根！

林莎 (軟弱地) 大魯！對一個患難相共的朋友，不該說這樣激烈的話。

大魯 唔！對不起！

林莎 你恨我不是那也好，我很想早一些時候離開這兒，請你幫我把行裝放在我的肩上，我願意立刻就走。

(大魯毫無留戀地幫他背上肩，林莎掙扎了半步，一頭栽倒，噴了滿地的血。)

大魯 (驚極大呼) 老林! 老林! 你又吐血了!

林莎 (疲倦和微笑地展開眼) 不要緊, 大魯! 這一天終於到了, 我等了牠好多時

候, 我應該在這一時候走了。

大魯 (扶他在靠近右窗的搖椅上坐下) 老林! 你靜一下, 我給你請醫生去。

林莎 不用不着去, 大魯! 只要你給我證明, 在離開你以前, 我懺悔做了一次太對不

起人家的事, 我騙了一個可憐的孩子……

大魯 是誰? 不是星薇?

林莎 是的, 你知道我的病已到了最後的時候, 不能輕易的接受人家純潔的愛了。

大魯 那和你一起拍照的是誰呢?

林莎 她是我的妹妹, 早就跟我的母親在這一次戰爭裏犧牲了, 大魯, 你安靜地聽

我說……人到了死的時候, 心裏反覺到分外的安定。我拯救了自己, 也拯救了

星薇! 你們方纔進來的時候, 我就從窗口裏爬出去, 躲在門後聽着, 方法想得不

錯，可是我已經沒有福氣來領受她的鍾情了，我就編了一大套謊話，進來……

大魯 不行！老林！你臉色變得很快，你……（他急得嗚咽起來了）

林莎 不要傷心，大魯！你真是個孩子，老是跟着周圍的環境轉移情感的，我恨我自

己走得太乾淨，沒有帶了行裝趕回祖國，給你們留着較好的印象……大魯！

戒指請你還了她，給我謝謝！說我無論走得多遠，也永遠忘不了她的深情的，就

可惜我不能接受她這樣偉大的犧牲，我的生命已經走到邊緣了。

大魯 老林！你不能說這樣話，你太使我傷心，你覺到怎樣？

林莎 從今以後，滄海天涯，也不要儘把傷感的舊事刻在心上，放在眼前的事情很

多，叫她不要把寶貴的青春輕易浪費，你說我去得很靜，絲毫沒有怨恨去接收

死，並盡我的眼淚，答謝她幾年來的朝夕當心！

（室內很靜，大魯痛心地把臉掩着，遠處有輕微的音樂，窗外在下起雪來了。）

大魯 老林！星薇在唱你寫的那一支歌了，要不要把窗子打開？

林莎
多謝你！

（大魯推開窗，音樂從對面傳過來，間或有些雪花飄入室內。）

大魯 多美麗的晚上，老林！你忍心拋得下我們走嗎？（他沉痛地望着窗外）這劇本快演完末一幕了，從他們窗子裏看去，正是一個壯嚴美觀的樓廳，你聽聽她的歌聲……末一隊傷兵要離開她走了，她靜靜的站着，看他們踏着風雪行去，在他們行列中，她已經失掉她愛着的一個了，你聽……

（一個淒切的歌聲從窗外傳來）

再見！
心上的人！

當秋天嚙上楓葉的邊緣，

有幾縷白雲在青天上停凝！

夕陽裏吹起你葬禮的號角，

一萬枝利簇穿過心門！

那一天再會舊地重臨！
那一片梨花迷了野徑，
那一個墳頂黃了再青！

再見，心上的人！

爲你，我不敢訴說半片愁怨，
陪起了笑臉掩飾苦情！

七年前飄泊在

冷酷的一線，摧殘到今。

一行清淚是一行辛酸，

一萬行隱痛銘刻在心！

（侍役在這時候進來，像是送了什麼東西來，大魯急忙拉住他，寫了一個短

的字條，便立刻送他出去，並隨手把燈關了，他走的時候很當心林莎，很想一些脚步聲都不給他聽到。）

（歌聲再起）

再見！心上的人！

借末一曲歌聲唱給你聽，

我不怨恨命運

是酷毒的魔手，

三年前撥亮了我

生命的燈！

我不怨恨半空裏

一聲霹靂，

敲折了輕羽

墜落凡塵！

但祈求化一陣清風

吹送你萬里歸程。

但祈求有一天黃龍痛飲，

右手的座上虛設個酒樽。

大魯 (回過頭來) 老林！星薇就快來了。(他發現他垂下了頭，僵直的坐着) 老

林！(他知道他完了，沉痛地回過臉去。)

(門開了，星薇穿着白色的長裙進來，她走得很急。)

星薇 (恐怖地) 大魯……

大魯 你來遲了，星薇！

(星薇很輕地走近林的身邊，她並不哭泣，只輕輕地跪了下去，伏在他膝上，室內很暗，只有從窗外射來的一道長光，照在他身上，像一個聖潔的處女跪

在救主前祈禱似的。)

大魯 愛是一種力量，他會在你的心里繼續留存，只要你記住他這一次偉大的犧牲，爲千百萬苦痛的靈魂奮鬥下去，他的死就是永生，像今夜的鐘聲一樣，像今夜的雪花一樣。

(現在，該是教堂裏夜祈的時候了，窗外一片鐘聲，配着神父們讚美詩的調子，分外抑揚哀楚，幕在低微的啜泣中垂下來。)

——幕——

後記

對以上三劇，還有一些意見貢獻。

「爲祖國飛行」寫成後曾請朋友試排過，最困難的當然在末後一點音響效果，它把握全劇主要高潮，排演時絕不能與以忽略的，對劇本的空間性、時間性、服裝、佈景等，都沒有多大困難，只要聰明的讀者想法改換些形式就得了。

「黑死病」是一個鬧劇，我之所謂鬧者，即演出時要胡鬧，要一氣呵成，讓它像文明戲，愈自然愈緊湊愈好，又如妻子在牀前痛哭時，父母對話時，很希望「假戲真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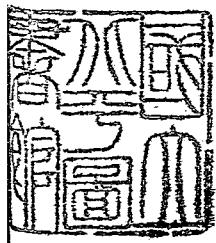
「聖誕之夜」演出條件不夠，各方面都較難看，因爲它有一些小小的滄桑使我不能從第一個集子裏拋棄它，它完成最早，是遠在去年春秋劇藝社時代了，負責

者居然熱忱地等着上演，稿件由國會友攜去印刷，並勉勵我許多好話，一月後他以積勞辭世，春秋的重要人員也老遠跑到重慶去了，到現在纔想起這不知下落的劇本。覺到特殊愛它，它像有一個背影，那就是說：「安息的，離開我們走的，和留在這裏的，我們永遠是一羣。沒有給空間和時間劃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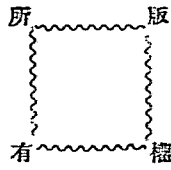
寫得很幼稚，並極力顧到舞台條件，錯誤和「惡劣」在所不免，希讀者指正，事前曾請顧仲彝先生看過一遍，並請他寫序，結果他回的信客氣非常，幾不好意思刊上去；得來非易，就此厚顏誌謝吧！

謝謝牽記的友人，這劇本已耽擱六個月了。

朱雷 一九四〇，三，三三。



中華民國廿九年五月初版發行



發行所

支店

昆明

重慶

桂林

柳州

金華

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
電話九六四二〇

光明書局

青年文藝叢刊
為祖國飛行
(獨幕劇)

實價國幣三角五分

(外埠另加寄費匯費)

著者 朱雷

發行者 光明書局

印刷者 光明印刷局

82
25/10/10

